



成长记录

向着光 成为光 散发光

——我的“自然”成长密码

□ 刘海舰

每一位心怀热忱的教育者都如同追光者，在探索与实践中间点亮自己、照亮他人。我便是这样一名执着的行者，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从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成长为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的培养对象，诠释了“向着光，成为光，散发光”的教育理想。

向光而行 做永不断电的“充电宝”

“咱是乡村学校，条件差，账上没钱了。”

“我自己掏钱去学习吧。”

这段我与校长的对话发生在26年前。当时，我在距离镇政府7公里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抱有强烈的学习意愿。然而，经费紧张是当时基层学校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使我获得外部培训和学习资源的机会相对有限。

如何克服这一现实矛盾，持续提升个人专业素养，成为我必须面对的挑战。我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自我充电”策略。凡是有培训学习的机会，无论单位是否组织，我都主动参加，经费不足时便自费前往。学校同事因此给我取了个外号“充电宝”，确实如此，这让我能够不断向前辈和优秀同行学习，积蓄能量。

在我自费参加的一次全省作文教学研讨会上，我结识了知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茶歇时，我鼓起勇气问于老师：“我能拜您为师吗？”于老师爽快地回答：“当然行！”我嗫嚅着问：“需要磕头吗？”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笑道：“握手就行。”然后，他伸出宽大的手掌……于老师一点也没有想象中的“名师”架子，他的平易近人深深感染了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从那天起，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也要成为像于老师那样的特级教师。返程路上，我在车上写下28页

笔记，其中“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的感想，后来成为我践行“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

除了参加培训，我还潜心读书，广泛阅读苏霍姆林斯基、杜威、陶行知等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著作，并积极进行课题研究，将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先后申请并结题10余项国家级、省级课题。如针对语文学习中中学生普遍存在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的难题，我分别通过“影像化阅读”“随笔化作文”进行针对性攻关解决，以至于20多年后曾经教过的学生还经常回忆起我当年带领他们一起在荒地改造的操场奔跑和去水库摸鱼并据此写作的场景。

通过持续、高强度的学习与研究，我的个人专业素养得到了快速提升。我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还锻炼了科研能力，为后续进行更系统和深入的教学探索特别是“新六艺课程”的开发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储备。更重要的是，这种“爱学习、爱儿童、爱教育”的特质内化成为我的职业信念，驱动我在教育之路上不断探索与前行。

扎根课堂 成为引领课程创新的光

工作之初，由于乡村学校师资严重匮乏，我连续两年“包班”担任一个班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从2008年至今，我陆续担任全区小学道德与法治、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综合实践、语文、校本和地方课程等9门学科的教研员工作，几乎涵盖了小学所有学科。

在担任“包班”教师期间，每周40节课的高密度教学让我发现：三年级学生在语文课中学习“四季”诗歌，科学课又要重复学习四季形成原理，而美术课则画四季风景——相同的知

识点在不同学科间重复教学，浪费了近30%的课时。更让我忧虑的是，学生在分科教学中逐渐失去了融会贯通的能力，有人能熟练背诵《悯农》，却不认识麦苗与韭菜的区别。

在担任教研员时，我每天要辗转3所学校听课评课。在跨学科教研中，我逐渐发现传统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数学课上讲解的“比例”概念，科学课上又用几乎相同的案例重复教学；美术课的“线条运用”与语文课的“景物描写”本该互通，却因学科壁垒成为孤岛。这些发现促使我思考：能否构建一种像农耕文明般自然生长的课程体系？

2010年，我在全区教研会上展示了一组对比数据：农村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测试得分比城市学生低27%，但在“自然物识别”项目中，接触过农耕的学生得分反超城市学生19%。这个发现让我坚信：教育必须回归生活，回归自然。我在教研笔记中写下：“传统教育就像用模具浇铸零件，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里自由生长。”

2012年，我在老家帮父亲种小麦时，看到父亲故意在田垄间留出空隙。“密不透风长不好，得让庄稼喘口气。”父亲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教育不也是如此吗？过度填充知识反而会窒息思维生长。

于是，我开始系统梳理自然教育论的核心观点：一是生长观，提出“教育如大灶烧火”理论，柴火填得满满反而冒黑烟，留出空隙才能火旺，对应到教学中就是要给学生“思维留白”；二是时序观，用“种庄稼要蹲苗”比喻成长规律，我坚持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让学生有足够时间观察自然、体验生活；三是生态观，强调“教育土壤”的重要性，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食”，比如让学生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论语》，但不是通过死记硬背，而是在校园“论语角”模拟古人对话，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学习。

由此形成的“新六艺课程”在实践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学生毕业时平均识字量达到4500字（远超课标要求的3000字），92%的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传统技艺，家长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100%。

2019年，“新六艺课程”入选山东省基础教育改革重点项目，成为全省唯一由基层教师主导的课程融合教学改革案例，后被评为山东省基础教育成果奖特等奖和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辐射引领 在教育原野散发光

“资源匮乏”“方法陈旧”“职业倦怠”……2022年我入选教育部新时代“双名计划”培养对象，此后微信上不断收到乡村教师的求助信息。信息中反复出现的上述关键词让我意识到：个人的成长只是微光，只有带动更多教师成长，才能形成照亮教育原野的星河。

我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影像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带动更多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效能。2023年12月，在山东滨州经济开发区一中举办的“影像化教学”教学成果展示会上，工作室成员张娜老师执教的“影像化古诗课”引发热议：学生通过VR场景“走进”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不仅能看到飞流直下的三维瀑布，还能通过手势互动“拾取”诗中的意象。课后统计显示，学生对诗句的记忆准确率从传统教学的68%提升到92%。

“影像化教学”研究实践20余年来，实现了三层进阶。一是工具层，开发了“学科影像资源库”，包含1000余个可视化教学素材，其中“二十四节气—清明”被教育部官网推荐；二是方法层，创建了“影像化教学五步法”：情境创设—问题驱动—协作探究—影像表达—反思提升；三是理念层，提出了“让思维可见”的教学主

关键人物

上大学时，一次活动结束后，徐放鸣老师骑着自行车与我们一同从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方向返回学校。行至一段林荫路，徐老师突然加快蹬车节奏，主动与我并肩而行，目光温和地说道：“延华，你写的论文《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很不错。”在30多年后的今天，论文的具体内容早已淡忘，但徐老师这句充满鼓励的话语，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当时徐老师仅是我的班主任和美学理论老师，后来他陆续担任中文系副书记、书记直至江苏师范大学校长、书记，成为全国知名的美学理论家。可当年他的一句不经意鼓励，却赋予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的自信与从容。

张大友老师原是徐州二中校长，因在教学法领域造诣深厚，被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学生，由他教授教学法课程。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张老师对“铃声响进课堂”环节的执着示范。每次上课，他总会早早来到教室，与我们亲切地聊天说地。他时不时低头看一眼手表，待上课铃即将响起，便快步走出教室，静静伫立在门口等候。铃声一响，他即刻踏着铃声走进教室，步伐坚定地迈上讲台，声音洪亮地喊出：“上课！”“班长随即配合喊：‘起立！’”张老师立刻微笑着向我们鞠躬：“同学们好！”我们齐声回应：“老师好！”他再次鞠躬，温和地说：“请坐下！”在张老师的反复训练下，这套师生问好的流程，在我心中形成了深刻的记忆。

毕业前夕，张老师不辞辛劳，走进每一间学生宿舍与我们告别。他用潇洒的毛体书法在每个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毛泽东诗词。在我的纪念册上写完《七律·长征》后，他抬起头，认真地对我说：“延华，你说话不急不躁，慢声慢语，这语速很适合当老师，你一定会成为很好的老师。”尽管张老师对每个同学都给予了鼓励，但这句话对我意义非凡，它让我明白，说话慢并非缺点，在教师这个职业中反而能成为独特的优势。如今，我始终牢记张老师的教导，以平和沉稳的语气讲课，努力成为他所期望的好老师。

汪缚天老师的一句话也深深影响了我。当时汪老师教授普通话课，每次课上他都会随机抽取学生朗读课文，并进行现场点评。一次，我被点名朗读一段内容。我站得笔直，全神贯注地朗读，自以为尽力做到了字正腔圆。不料，我朗读第一句就因浓重的方言读音引发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读完后，我满脸通红地坐下，内心满是窘迫与不安。

汪老师抬手示意大家安静，随后他推了推眼镜，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家刚才哄笑是不礼貌的，其实朱同学读得很不错。朱同学是江苏涟水人，涟水属江淮方言区，涟水人说普通话非常不容易，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不分、鼻音边音不分，也没有卷舌音。大家想想，连这些音都难以分辨，自然很难准确地读出来。我听朱同学朗读，能感受到他在努力克服方言的不足，这样努力的人值得尊敬，我们为朱同学的努力鼓掌吧！”

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如同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我内心的自卑。这个场景，许多同学或许早已淡忘，但我却永远铭记。汪老师的包容与鼓励，让我重拾说普通话的信心。此后，我下决心攻克发音难关，通过死记硬背新华字典上的字音，并反复跟着老师练习，终于能够清晰分辨并准确说出那些曾经让我困扰的前后鼻音。

每一位老师都传授给我们无数知识与道理，然而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往往是老师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选择，甚至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因为亲身感受到众多老师话语的力量，所以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教育信念。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始终践行这一理念，只要有就会与学生倾心交谈，还会主动创造机会给予每个学生鼓励与肯定。我坚信，或许某一句话就能叩开某个学生的心门，成为照亮他们成长道路的明灯，化作推动他们前进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院长、研究员）

一句话记一辈子

□ 朱延华

第一次

当降水概率72%遇上云朵在绣银线

□ 程立海

翻开泛黄的剪报簿，《学习方法报》上那篇《我的作文教学的实践与思考》，至今仿佛仍带着温度。1995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当这份样刊寄到学校，我颤抖着用手指划过油墨未干的文字，仿佛触碰到了教育理想的炽热内核。如今回望，这篇3500字的外处作，不仅是我的科研生涯的起点，更如同一颗火种，在三十五载教坛岁月里，持续照亮万千学子的写作星空。

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中学，作文课像台生锈的机器，日复一日重复着“命题—写作—讲评”的机械循环。学生写作文时咬着笔杆，愁眉苦脸的模样，像根尖刺扎在我的心上。

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教室玻璃窗结满冰花，我把办公室唯一的火炉让给值夜班的老校工，自己裹着军大衣，在煤油灯下记录教学札记。突然，灵感如流星划过夜空——当作文题目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结时，那些原本无话可说的学生，笔尖竟能流淌出灵动鲜活的语言！我激动得

通宵达旦，案头很快堆起半尺高的课堂实录。

然而，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我满怀期待地将第一篇论文投向《语文月刊》，换来的却是一纸退稿函。编辑用红笔批注的“经验有余，理论不足”8个字，如同一盆冷水浇向我，却浇不灭我的求知之火。此后，我骑着自行车往返15公里到公社图书馆，在《教育研究》《人民教育》杂志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语言习得与教学》等书刊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理论养分，并坚持不懈写作投稿。

1995年早春，惊喜终于不期而至。拆开牛皮纸信封的刹那，油墨香混着报刊特有的纸浆气息扑面而来。虽然编辑将我的教学札记从6000字浓缩为3500字，却完整保留了“生活化写作”的核心主张。最让我动容的是文末特意保留的那段手记：“当作文成为生命的倒影，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与作家。”

这篇处女作如同一把金钥匙，开启了我的教育科研之门。此后，我系统构建“情境—体验—表达”三维写

作模型。我带着学生走进菜市场，倾听商贩的吆喝；漫步油菜花田，记录蜜蜂的飞行轨迹。当其他教师还在强调“凤头猪肚豹尾”的写作套路时，我的学生已经能用文字捕捉晨露在蛛网上折射的彩虹。

在一次国家级作文大赛上，我的6名学生分别斩获一、二、三等奖。颁奖典礼上，评委看着获奖作文中鲜活的描写，惊讶地问：“这些学生是不是参加过专业写作培训？”我微笑着展开随身携带的“生活素材本”，纸页间夹着枯叶、糖纸，还有学生用稚嫩的笔迹记下的卖豆腐老人的梆子声。

三十五载春秋，这样温暖的教学故事不断上演。梅雨季的清晨，我带学生蹲在教室檐下观察雨滴轨迹，学生学会用“天空的泪珠在瓦片上跳着方格舞”描述下雨；深秋霜降时，学生闭眼聆听风过白杨的声响，作文本里便诞生了“树梢住着会拉小提琴的精灵”这般奇妙的想象。2003年参加课改研讨，当专家们争论“工具性与人文性孰重”时，我展示了12本教学日

记，里面详细记录着历届学生在周记中的困惑与成长，实践证明：语文核心素养应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2018年深冬，“生活化写作”课题遭遇瓶颈。面对年轻教师关于“情感共鸣指数”如何量化的追问，我带着团队重返当年采风的古镇。在青石板巷口，我们遇见了卖麦芽糖的老汉——正是20年前学生笔下的“梆子声爷爷”。老人一边颤颤巍巍地掏出手帕包着的作文复印件，一边诚恳地说：“小程老师，当年娃们写的故事，我当识字课本收着哩。”那一刻，我们恍然大悟：教育的价值从来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生命与生命的温暖照亮。

在AI写作盛行的当下，我在示范课上做了一个实验：让学生比较ChatGPT生成的春雨描写与自己观察的笔记。当“降水概率72%”遇上“云朵在玻璃窗上绣银线”，我指着教室外抽芽的梧桐对学生说：“技术的精准取代不了你们掌心的温度，就像再高清的图片也拍不出这片新叶背面的绒毛在呼吸。”课后，我在

朋友圈分享教学手记，配图30年前的剪报簿与最新批注的电子教案，额头仍用手写体——让文字回归心跳的节拍。

如今，《实战考场：阅卷老师眼中的高分作文》《整体建构视野下语文学科的教与学》等专著与2000余篇教育教学文章见证着我的成长。但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始终挂着1995年那期刊物的封面复印件。面对青年教师关于教学秘诀与传统创新的请教，我总会翻开珍藏的剪报簿，打开手机里的相册，让1995年的剪报与今天的电子教案在空中重叠：“看，火种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一种燃烧的方式。”

泛黄的纸页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教育的真谛：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生产，而是守护每颗种子破土时的那抹新绿。未来我愿继续做教育火种的传递者，让写作的星光照亮更多孩子的心灵原野。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中学教师，现挂职云南省施甸县第一完全中学副校长）